



潮汕“减肥”之旅

井玉梅

飞机降落在揭阳潮汕机场时,我已经快忍不住欢呼。作为一个“吃货”,这次随团来潮汕旅游,我可是满怀期待——牛肉火锅、生腌、卤鹅、蚝烙、砂锅粥……可身材?算了,来都来了,还说什么减肥!

果然,落地后的第一餐就让我大开眼界:晶莹剔透的鱼生配着十几种配料,卤水拼盘咸香宜人,牛肉火锅虽是清汤却异常鲜美。大快朵颐的同时,略有点负罪感。

“明天咱们去濠浮院,中午在那边吃素斋,下午逛潮州古城。”导游清晰地告诉我们明天的行程。我忙不迭地夹起一颗爽滑Q弹的牛肉丸,顾不得烫,塞在嘴里含糊地应着,心里却隐隐担心:照这个吃法,五天回去,这腰带怕是有点紧呀。

没想到,另一种痛苦很快取代了这个担忧。

我和同事艾姐同住一个标间。洗漱完毕,我刚进入梦乡,“低音炮”便从隔壁床传来——是艾姐的呼噜声,她扫除一天的疲惫全然放松了,我的噩梦才开始。没办法,我戴上耳机听轻音乐,那呼噜声却顺着耳机的缝隙里无孔不入地直抵耳膜。一夜辗转,连梦都做不全一个,朦胧到四点,隐约睡个囫圇觉。

第二天的天气热情似火,气温直逼36摄氏度。睡眠不足的我头痛欲裂,在濠浮院里没走几步,就感觉热不可耐,浑身无力。我和导游说精神不好,独自留在濠浮院牌坊附近的一处湖泊前休息。湖面平静如镜,湖畔树林荫翳,我盘腿坐在长椅上,闭目试图打坐,却被困意和头痛双重夹击。同事们回来后,导游带我们去吃素斋。素鹅、素鱼、罗汉斋……香气扑鼻。奇怪的是,明明饿了一上午,我仍食欲不振,勉强吃了两口放下筷子。

导游关切地说:“下午我们在古城

里品鸭屎香,可以在茶馆里坐着休息。”走在潮州古城的石板路上,烈日当头,我的眼皮越来越重。终于,在经过一家客栈时,我做了个奢侈的决定:“导游,我开间钟点房睡两小时,您带着其他人先逛。”可没想到,楼下的叫卖声不绝于耳,原来客栈临商业街。无奈,想换其他客栈被告知客满,只能回来勉强躺下。一想到晚上又要面对“呼噜交响曲”,只得强迫自己赶紧入眠。两个小时仅仅是让身体不那么劳累,脑子依然一团糟。

当晚,我拿出了秘密武器——游泳用的防水耳塞。小小硅胶塞入耳道,世界顿时安静了。我心中窃喜,终于能睡个好觉了!谁知半夜,那熟悉的音响又来了——耳塞没用!那声音无孔不入,整个房间弥漫着她的幸福和松弛,我绝望地睁眼到天亮。

第三天,我们出发去南澳岛。南澳大桥仿佛巨龙蜿蜒,入岛后一侧青山连绵苍翠,一侧碧海金沙,同事们惊呼连连,我却无精打采。不用说,中午的特色海鲜粥我只是沾沾嘴唇。最终,我买了点当地的黄皮果,坐在餐厅的落地窗前,慢慢地咂摸,酸甜里带着淡淡的涩。

“小井啊。”艾姐愧疚地说,“今晚你睡着了我再睡。要是打呼噜,你就叫醒我。”我感激地点点头。然而,实践证明这方案行不通。艾姐的“小夜曲”能量太大了,我想来想去,迫不得已叫醒她,她歉意地翻身;不一会儿,又变成了协奏曲,还夹杂着梦话。如

此反复几次后,我放弃了——总不能让人整夜不睡吧。

就这样,接下来的两天,我陷入了“睡不好-没精神-吃不下”的恶性循环。同事们大赞食物的美味时,我则对着满桌子的佳肴意兴阑珊;大家游览景点时,我找个阴凉处打瞌睡;晚上则是一次次精神与肉体的绝望抗争。

最后一天晚上,导游带我们去吃传说中的“全鹅宴”。鹅肉、鹅肠、鹅肝、鹅肫、鹅掌……摆了整整一桌。快要离开潮汕了,我总得好好吃一顿吧,夹起一块被誉为“潮汕一绝”的卤鹅——肥而不腻,咸鲜回甘,嗦了嗦味儿,怎么也难咽下去。

五天潮汕之旅结束,身心俱疲的我一脸颓唐地回到家。老公开门见到我,眼睛瞪得老大:“我的天!你是动物园逃出来的猴子吗?”

镜子前的我也吓了一跳:黑眼圈,凹脸颊,原本合身的衣服现在也成了宽松风格。站上体重秤,数字让我不敢相信——84斤!比出发前轻了整整8斤。

“潮汕美食吃到哪里去了?”老公疑惑地问。我苦笑一声,瘫在沙发上:“美食还在,只是不在我的肚子里。”想起那些错过的美味,心中遗憾连连,但低头看看自己明显瘪下去的肚子,好像有点沾沾自喜。

潮汕之旅给我什么启示呢?那就是想减肥,一定要找个会打呼噜的同伴。当然,这话我可不敢告诉艾姐。新一年的团建又要开始了,去哪里是个问题。在民主投票中,艾姐来找我,她说顺德的双皮奶、拆鱼羹可好吃啦,让我投顺德一票,成行后一起做搭子。我心里一紧,随即释怀:“投顺德没问题,住,要不咱们一人一间,房差(单人住标间需要补的差价)我出!这次我不想减肥啦!”

网开一面

手机AI的“七十二变”

丁墉

手机AI助手现在很常见。几乎每个手机品牌都有“自家”的手机助手,它们有不同的名字、不同的声音以及看似不同但实际上大同小异的“性格”,同时试图为手机用户提供方方面面的“贴心服务”。

过去用手机买票,要打开购票平台,输入时间、起止地点,进行搜索、做出选择;而现在只需要呼叫AI,说出需求,AI会把一切操作都搞定。在这样快速服务的过程中,很多用户不会留意:为自己工作的AI究竟是手机里这一个,还是其他平台的其他AI?

是的,你的手机AI助手很可能并没有“亲自”工作,而是委托给平台AI来完成这些环节。如果你愿意和AI多聊两句,就会发现它的头像已经从手机助手换成了平台助理。这种处理模式,类似于你是“甲方”,手机里的AI助手是“乙方”,而被它调用的各个平台AI则可视作具体经办的“第三方公司”。在进行“业务沟通”的过程中,AI们选择了明显比人类商务活动更为高效的方式,即“甲方”和“执行方”直接沟通。双方快速达成一致,完成了一次简单的手机购票。

用户或许是手机AI助手的甲方,但也能算是平台AI的“甲方”吗?仍以手机购票这件小事为例,用户是消费者,平台AI是促销员。也就是说,手机AI助手并不是一个会为你考虑的好买手,它只负责把你带到促销员面前,然后默默退场、让渡了全部职能。从人格化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似乎很吊诡,从AI的角度或许理所当然——它们只是名字不同、身份不同,其所运行的底层代码说不定是同一个公司提供的同一套AI版本。

AI可以有“七十二般变化”,可以有成千上万种身份,归根结底却仍然只是一串代码、一套精密复杂的计算。用户最好还是不要把手机里的AI助手当成真人助手,不要赋予过高的期待和放下全部权限,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它下一秒会换成哪副面孔、哪个名字、哪种身份、来“为您服务”。

尘埃里的盛放

桂剑雄

路边角落,尘土飞扬,杂草横生,一朵小野花孤零零地开着。野草半掩住它纤细的身子,它看着自己沾

了些许尘土的花瓣,不安地垂着头。一只蜜蜂嗡嗡落在花蕊上:“你的花蜜,比花园里的更清甜!”一只蝴蝶翩然而至,停在花瓣上:“你的香气,让我忘记了这是路边!”

小野花愣住了。它慢慢抬起头,看见阳光穿透尘埃,为它淡粉的花瓣镶上金边;风吹过,它正和整片野草一起翩翩起舞。

它没有说话,只是把头抬得更

高了些。从此,它不再躲避尘土和喧闹,只专注地舒展每一片花瓣,把根深深扎进坚实的大地。

一天黄昏,一位摄影家路过。他的目光越过杂乱的草丛,久久地停留在这朵小花上。他静静蹲守,直到夕阳为整朵花镀上暖金,才轻轻按下快门。

照片后来获奖,取名《在尘埃中盛开》。而那朵小野花,依然在路边静静地开着。它从不知道自己得了奖,就像它从不需要谁的肯定,才敢在尘埃中尽情盛开。

网络新词语

衣角微脏

孟敬皓

“衣角微脏”是一个表达反预期事件的夸张说法,原指某人经历遭遇车祸、摔倒等意外后,最终有惊无险,并未受到太大影响,只有身上的衣服被弄脏或擦破而已。后来,该词被用于隐喻某人或某事物在遭受看似惊险的情况后,仍能整体不受损害,仅留下极其轻微的损失。

网友们常在分享经历时使用此梗,调侃某件事情的结果不如自己预想中那样可怕,反而能从容轻松地“劫后余生”。例如,评论“虽然当时感觉考试要芭比Q(完蛋)了,但最后也就衣角微脏啦”,既能轻松化解紧张气氛、增强幽默感,又能给自己鼓舞打气,衬托出自身真实能力或心理素质的强大。

方案赶完时,看看时间,已近零点。我走出办公楼,走在空寂的街道,路上鲜有行人。路过一家医院,意外发现街角有个卖馄饨的餐车,鼻尖忽然钻进一缕鲜美的香气,让本就饥肠辘辘的我,迫不及待地点了一碗馄饨。

餐车老板是位老太太,银发梳得一丝不苟,腰间系着雪白的围裙,连操作台都擦得能照见人影。等餐的间隙,我问老太太:“这边不是主城区,生意怎么样?”老太太一笑,回道:“还凑合,主要是对面医院过来的熟客。我闺女就在住院部当护

陪伴

董川北

士,长期上小夜班,她晚上一个人回家不安全,我在这儿摆摊,收摊后正好能接她一起回家。”

话音刚落,一个中年女人从对面走了过来。女人走近,把袖子一撸,夺过老太太手里的汤勺:“妈,你休息休息,让我来。”老太太关切地说:“你饿不饿?这碗给客人后,你自己下一碗吧。我去倒垃圾,回来咱就收摊。”

吃着馄饨,看到老太太在收拾一次性餐盒,然后慢慢走向不远处的垃圾桶。我忍不住对身边的女人说:“每天有妈妈陪伴回家,你可真幸福。”

“我妈早前在城北夜市摆摊,那边人流量大,生意好,但我怕她累坏了身子,加上那边离家远,收摊后要推半小时餐车才能到家,你说能不让我担心吗?”女人笑一笑,然后压低了声音,“所以,我对她说住院部很多病人和同事都爱吃馄饨,让她来这儿摆。这样我下班后能过来搭把手,然后可以陪她一起回家……”

